



始建于明永乐初年的李家庄村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曾经驻扎李家庄村,罗瑞卿、杨成武等将领曾在这里暂住指挥作战,并于1948年4月成立了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这段革命历史,李家庄村建成了红色文化一条街,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罗瑞卿故居纪念馆、杨成武故居纪念馆、拥军纪念广场等都坐落在这条街上。

晋州李家庄村:

红色文化一脉相承

□本报记者 杨惠玲 文/图

“时值战争年代,环境不稳,没有固定校舍。因条件所限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设备,当时学生和工作人员也不多,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在河北省晋县(今石家庄晋州市——编者注)李家庄举行开学典礼时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和卅多教师工作人员……”在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陈列的一份“北京军区育英小学校概况”复印件(原件保存在山西省太原市档案馆)中,记录了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在晋州李家庄村建校初期的情况。

李家庄建起育英学校

1947年,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到晋县(今晋州市)一带驻扎,李家庄村当时就驻扎有晋察冀野战军部队,野战军首长罗瑞卿、杨成武及其家属在李家庄村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为了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为了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的健康成长,晋察冀野战军党委决定建立一所完全寄宿制的部队干部子弟学校。1947年底至1948年初,负责筹建的李佩卿一行六人,来自部队和荣臻学校(1947年3月在阜平县成立),他们带着三百元边币的学校开办费和一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的公章,奉命来到晋县(今晋州市)县城西五里的李家庄村。当时的艰苦条件难以想象,大家白手起家,因陋就简,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1948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后统称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正式开学,首任校长是曹正之,李佩卿任副校长,郝治平任教导主任。

学校设有幼儿部和小学部,当时占用的是一个逃亡地主的院子,已很久无人居住,杂草丛生、断壁残垣,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据李佩卿回忆说,“一个小木箱子、三百元边币,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就成立了。”

关于育英学校建校初期的情况,在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陈列的“北京军区育英小学校概况”(复印件)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是1957年学校的一份汇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没有课堂就利用民房,没有课桌就支木板……用土坯垒讲台。就在这样的课堂里给学生们上课。孩子们和成人一样,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每搬一地还得挖防空洞,这就是说孩子们除了上课以外,还要学习防空……”这份保存在太原市档案馆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原了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建校初期的真实情况。

建校过程中,乡亲们无偿献出自己的木材门板,出工出力帮助学校修葺破旧的教室;学校的水井干涸,乡亲们自发帮助学校淘井……在李家庄村,育英学校的师生与李家庄的乡亲们亲如一家。

1949年4月,太原解放。5月,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迁往太原,结束了这所学校在李家庄的历史使命。

红色资源传递红色力量

如今,传承育英精神、传递红色力量已成为李家庄村独特的文化传统。

为打造红色旅游产业特色品牌,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福强多次到太原育英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活动。2020年,村里建成了占地200多平方米、拥有两个展厅的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为纪念晋察冀野战军首长罗瑞卿、杨成武在李家庄村生活的那段岁月,又建成了罗瑞卿故居纪念馆、杨成武故居纪念馆。如今,村里建成了红色文化一条街,已拥有四个红色纪念馆和一个拥军广场,为这段红色记忆留下了历史。



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史见证。特别是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建成后,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的五批育英学子前来参观。

“晋察冀野战军当年驻扎在我们村,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村里群众有的为战士们做军鞋,有的到部队帮助做饭,子弟兵还帮助村里的困难家庭种地、修房子,群众和战士们亲如一家。为活跃战士们的文化生活,村里的咳咳腔剧团还为部队献上精彩节目,深得战士们喜爱。”每当讲起李家庄村的革命故事,村党支部书记李福强便如数家珍。

大学毕业生赵谦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当上了村里的红色纪念馆解说员。忙的时候一天讲十多场,虽然辛苦,但她却感到十分充实:“村里发展红色旅游,让大伙儿都找到了自信。”

为了传承育英精神,李家庄学校2023年8月改为李家庄育英小学。学校以传承育英精神、传递红色力量、弘扬和培育红色革命精神为红色文化教育特色,每学期都定期开展“红色故事宣讲”“红色诗歌朗诵会”“红色故事硬笔书法展”“红歌合唱比赛”“红色绘本制作评比”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革命情怀,接受精神洗礼。

2022年,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入选河北省第二批“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名录,李家庄村获批河北省第一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村”;2023年,李家庄村被评为中国历史人文旅游地标基地。红色基因已成为李家庄村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李福强说:“用好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建设美丽乡村,是我们一直坚持努力前进的方向。”

育英学子的寻根之旅

2023年10月,来自北京、太原、石家庄等地的育英学校校友及子女来到李家庄村,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

一走进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纪念馆院子,王亚芳就不由泪流满面,她想起了参与创办育英学校的爸爸王师和妈妈黄桂荣。在组建育英学校时,黄桂荣是最早跟着李佩卿参与办学的几个人之一。

智丹生看到了妈妈于波的照片,情不自禁地连说“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妈妈!”于波也是育英学校初创时的骨干之一。于波的妈妈和妹妹于嘉瑜都跟着她来到育英学校,妈妈在学校被服厂工作,妹妹在育英学校当老师。

在满墙的照片中,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女儿杨秋华也欣喜地看到了父母抱着她们姐妹的照片。“对我来说,有点意外,没想到河北的一个村



(资料图片)



李家庄村的乡亲们帮助育英学校加固校舍。(资料图片)

庄与我也有了关系。”

刘世洪将军的儿子刘维平看到了父亲的照片,便指着照片给在场的孩子们讲起父辈在晋察冀的战斗故事。

大家一边听着讲解员的介绍,一边浏览纪念馆的陈列内容,晋察冀野战军创建育英学校的背景、学校在李家庄村成立、师生为避免轰炸紧急转移直至学校迁址太原的过程,都仿佛回到了眼前。

纪念馆里间的地上放着木墩和砖块木板搭成的简易书桌,还原了当年育英学校简陋的教室。大家神情庄重地坐上去,似乎又回到了他们在这里的时光。育英学校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场景,此刻变得具体而亲近。

育英学校校友一起回顾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难忘岁月,他们都认为李家庄村的红色纪念馆建设得非常好,纷纷为纪念馆捐献历史资料和珍贵藏品。他们说,李家庄村的红色教育基地可以让更多的人重温革命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记忆。

茵陈绿满原

草当然有着独特的处理方式,采挖,洗净,清炒,烟煮,最后变为我们餐桌上一道道充饥的食物。自然,茵陈也深得人们喜爱,毛茸茸的一簇簇,十分诱人。

那时,每次放学回家,我们便会赶紧写完作业,然后带着小篮子和小锄头跑到田里,只为了采掘茵陈。通常,一帮小伙伴,三五个人,疯跑至田埂,

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锄头一点点地刨着泥土。这时,在田里干活的母亲就会调侃我一句:“真像只趴在田边的小土狗呢!”而我朝着她做一个鬼脸,又自顾自地挖着茵陈,弄得身上、脸上、手上满是泥土。

我们将采挖的茵陈装袋,回家后交给母亲。母亲会挑选一些个头略小

又比较柔嫩的茵陈,用水清洗干净,在沸腾的开水中一滚,切成均匀的小段儿,伴着糯米粉,撒上食盐、香油,再以葱姜蒜未做点缀,然后下油锅煎炸,出来就是酥脆的茵陈酥饼。

或者,将茵陈与荠菜、竹笋、香菜等一起入锅爆炒,那叫一个鲜香可口,让站在一旁、等候多时的我们口水直流。

农村人还会将采挖来的茵陈除去杂质晒干后保存,或者直接炒制,这样就能得到茵陈茶。这种茶微苦,不过气味没有新鲜的茵陈那般冲,略微带着点清香,和农村种的山茶相似,泡出来的茶汤色泽清亮、晶莹剔透,小酌一口,唇齿留香。

在北方念大学时,我在《中药鉴

定学》课上才知道茵陈原来是一味草药。味苦,辛,性微寒,归脾、胃、肝、胆经,能消火清热,利胆退黄。小时候,常常见奶奶用它的根茎煮水喝,味道我尝过,很苦,不如炸的酥饼好吃。但我有段时间牙齿疼,就学着书上记录的方式,采茵陈叶泡水喝,没几天牙齿真的就不疼了,真的很神奇。

农谚曰“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意思是趁着农历三月、四月天气晴好时采集的茵陈和青蒿才能用作药材,而到了五六月,茵陈老化,到时采挖的茵陈与青蒿也无用处,就只能当作灶孔里的一把柴火了。

看似常见的野草茵陈,原来内藏独特的价值。这就像一个外表朴素的人,心中有丘壑,眼中有关光亮,有时若是仅看容貌,很可能错失一位良才。茵陈也像这样的良才,既是人们的舌尖滋味,也是治病救人的药材。



劳动号子

□王祖远

一次下乡采风,到了一座小水库。当时正在加固库坝,运输车运来一车车石头,用挖掘机铲起来一块块慢慢放到坝沿上,有人把石头在坝上摆好,缝隙则用混凝土筑牢。坝加高了,运输车又装来泥土倒下,接着是压路机开来开去,把土压实。这一切,大多用机器操作,速度快且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抡锤打炮眼、多人用杠抬石头和众人打夯的场景,伴随这个场景的是富有情感的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是先辈们伴随着劳动而产生的。一些协作性较强而劳动动作在节奏、速度上经常变化的集体劳动,需要激发热情、步调一致、动作协调,也就产生了统一的指挥号令,并赋予唱曲的形式,这就是劳动号子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号子,或呼喊叹词,豪迈粗犷,简单明快;或曲调悠扬,唱词现编,内容丰富。

四十多年前,我在农村劳动,接触过有劳动号子的场景,回忆起来,如在眼前,历历在目。

抬石头,两人抬的较多,大的则有三人杠、四人杠。行走时,为使步伐统一,领头的就要呼喊,后面的马上呼应,词语很简单,都是“嗨哟,嗨哟”,不过,领头的叫声响亮,呼应的低调许多。

现在榨菜籽油、豆油等都用机器,以前在油坊,人工打油也要喊号子的。打油撞击用的是吊在房梁上的大石头,开始是多人打油,有人拉绳索,有人抓住在石头上的木棍,一人一句“哎哟”,大家往后快步走,拉石头的呼应着“来呵”用力往后拉,最后“嗨”的一声,抓木棍的拼命推石头,快到时放开石头让它撞向榨杖。上下撞杖,轮流撞击,如此多遍,油料被挤压,油便慢慢流出。之后,打油匠打单人榨(一个人打),他两只手抓着石头上的木棍,深深吸口气,朝前走三四步,转身,叫着“哎哟,呵——”,托起石头,背对油榨,快走六七步,“呵”字拖音结束,石头举到头顶上,那时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随即马上转身,对准榨杖,“嗨”的一声,把石头用力远远地推出去。石头飞向榨杖,发出“咚”的一声,不但榨床抖动,连屋架都跟着在动,那油就很快流了下来。

就是这样,家乡人抬石头、凿炮眼、打油的号子,就是喊着两三个字或四个字,没有多余的词语。也许,这种场合讲许多字句会消耗体力、会分散注意力,还是简洁便利的好。

打夯则不同,那号子一段有四句曲调,相对应就有四句唱词,而且丰富感人。夯是用树蔸做的,三尺多高,上头直径一尺多,下头粗些,足有一百多斤重。四边敲上铁齿,系好粗索。打夯有五个人,一人喊号子,四人拉索。我们有一次筑塘坝,就要打夯。我算是有文化的人,又演过戏,队长就指定我喊打夯号子。于是,我便现编了几句:“大家提起夯啦一嘿哟吼,拼命加油干哇一嘿哟吼,全队齐动手哎一嘿哟吼,早日建好塘啊一嘿哟吼!”我唱一句,比如说“大家提起夯啦”,如同发布命令,那四人边呼应“嘿哟吼一”,边扯着粗索,提起重重的大夯;我再按着夯顶往下一压,大夯就砸在地上,发出“咚”的响声。当然,打夯不能太快,不能轻浮,一下一下要清楚,要使劲,把塘坝上的泥土打硬结。打夯的号子不仅感染着打夯的每一个人,也鼓舞着四周劳动的人们,大家做事似乎都比以前有劲多了。集体劳动中,几个人一起听从指挥,协同作战,边做边唱,这是我以前没遇过的,所以兴致格外高,半天下来,喉咙就喊哑了。

如今,科技发达,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家乡的劳动号子也远离我们而去,再也听不到了。



“羲皇圣里”祭伏羲

□本报记者 杨惠玲/文 通讯员 贾敏杰/图

伏羲作为神话传说和文化符号,被尊为“百王之先”和“三皇之首”,是中华文明的肇始者。历史文献记载,新乐曾是伏羲氏的寓居地,自古就有“羲皇圣里”之称,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伏羲台就是一个历史见证。为了纪念他,后世子孙对人文始祖伏羲的祭祀活动绵延不断,新乐伏羲祭典就是我国祭祀伏羲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2011年,新乐伏羲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月24日,农历三月十六,在新乐伏羲台山门前广场上,随着雄浑磅礴的鼓声和庄严深沉的钟声响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乐伏羲祭典正式开始。

古代的伏羲祭典分为御祭、官祭和民祭三种形式。官祭一般由礼部制定,在特定年份进行。民祭则从农历三月十七开始,三月十八正祭达到鼎盛,因为民间相传这一天是伏羲的诞辰日。根据史料记载,伏羲祭典无论官祭还是民祭,大体都分为迎献、初献、亚献、终献、撤幕等仪式,还有丰富的乐舞。

现代新乐伏羲祭典主要包括公祭和民祭两种形式。公祭有击鼓、鸣钟,恭读祭文、乐舞告祭、供奉祭仪、行祭拜礼等仪式。

借此伏羲祭典之机,新乐市开启了伏羲文化旅游节,以一系列文化、经贸、体育和旅游活动充实节日文化内涵,全力打造一场文旅盛宴。



图为新乐伏羲祭典现场。



□管淑平

农历三月天,草长莺飞芳草满,各种花开正当时,它们纷纷登上春天的舞台,对着我们莞尔欢笑。

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小路两旁、山坡草野,还会看到一种灿烂生长着的野草——茵陈。这草,密密麻麻的,肆意疯长,像个不羁的山夫,流水为伴,青山是家。它的野性浑然天成,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想长到哪里就会毫不客气地蔓延到哪里,无忧无虑,潇洒率性。

记得童年时住在乡下,每到春天,各种野草就会冒出头来:荠菜、薤白、灰灰菜、婆婆丁、春盆草……星星点点地分布在田野里。农村人对这些

草当然有着独特的处理方式,采挖,洗净,清炒,烟煮,最后变为我们餐桌上一道道充饥的食物。自然,茵陈也深得人们喜爱,毛茸茸的一簇簇,十分诱人。

那时,每次放学回家,我们便会赶紧写完作业,然后带着小篮子和小锄头跑到田里,只为了采掘茵陈。通常,一帮小伙伴,三五个人,疯跑至田埂,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锄头一点点地刨着泥土。这时,在田里干活的母亲就会调侃我一句:“真像只趴在田边的小土狗呢!”而我朝着她做一个鬼脸,又自顾自地挖着茵陈,弄得身上、脸上、手上满是泥土。

我们将采挖的茵陈装袋,回家后交给母亲。母亲会挑选一些个头略小